

RENSHENG DE
MANMIAO SHIGUANG

人生的
曼妙
时光

我在鲁院的日子

吴文奇

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人生的
曼妙
时光

著

我在鲁院的日子

 中国出版集团
 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生的曼妙时光：我在鲁院的日子 / 吴文奇著. --
北京：现代出版社，2017.2
ISBN 978-7-5143-4015-0

I. ①人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32360号

人生的曼妙时光——我在鲁院的日子

作 者	吴文奇
责任编辑	李 鹏
出版发行	现代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	100011
电 话	010-64267325 010-64245264 (兼传真)
网 址	www.1980xd.com
电子信箱	xiandai@vip.sina.com
印 刷	成都新千年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10mm×1000mm 1/16
印 张	17.25
字 数	260千字
版 次	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43-4015-0
定 价	39.00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序一

在文学中传递温暖

◎ 赵克红

今年春天，洛阳石化的吴文奇先生，被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九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录取，喜讯不胫而走，在洛阳文坛引起不小的震动。喜爱文学的人大都知道，鲁迅文学院被誉为作家的“黄埔军校”、“文学的殿堂”。到鲁院学习，是很多文学爱好者的梦想。由于条件苛刻，名额有限，能被鲁院高研班录取的学员，可谓凤毛麟角，这也印证了吴文奇先生的实力（据我所知，自2002年高研班建立至今，文奇是洛阳十五年来的第二人）。

尽管文奇先生是中国石化作家协会推荐的，但他出生和工作皆在洛阳市吉利区，是土生土长的洛阳人；同时，他还是我们洛阳作家协会的理事、副秘书长，因此，这也是我们洛阳的一份荣耀和光荣。

对于文奇我是了解的。作为石化职工，他闲暇之余，笔耕不辍，围绕石化中心工作，紧扣主旋律，弘扬正能量，创作了大量讴歌石化工人以及洛阳的文学作品，连续获得中国石化文学大赛奖项，并出版有小说集《我的红灯记》，在中石化系统内外颇有影响。

河洛文化，是中华民族的根本文化，曾经并依然对华夏民族有着重大的、根本性的影响。河洛地区是中国文学的发祥地，河洛文学是河洛文化中绚丽多彩的组成部分。洛阳是十三朝古都，是河洛文化、河洛文学的中心，自古人杰地灵，文人辈出。《尚书》开中国散文作品之先，《诗经》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。《尚书》中的不少篇目，《诗经》中的不少诗作，代表着河洛文学的最初成就。西汉时洛阳人虞初著《周说》被誉为小说的开山之作。汉代辞赋，建安文学，汉魏文章，唐诗宋词，成就了河洛文学的辉煌。三曹父子、建安七子、竹林七贤、金谷二十四友等无以计数的文人名流或诞生于此，或生活于此，或终

老于此。历经千百年文气雅风的熏陶滋润和薪火相传，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曹靖华、李准、葛洛、时乐蒙、吉学沛、陆柱国、扬子敏、阎连科、张宇等等更是从洛阳走向全国，享誉海内外。目前，尽管市场经济的潮声掩盖了少许文学的声音，但洛阳还是有一大批作家在坚守着自己的文学梦想，坚持着文学创作。可以说，我们洛阳的才子佳人，历经风雨，笑对彩虹，胸中自有日月星辰，笔下更生花波蕾涛。

自然，文奇也是其中的一员。

今年5月8日，我从洛阳专程到鲁院看望了文奇。当时，他依然难掩激动之情，他对我讲，他正在整理撰写一本鲁院笔记，我听后表示赞同，但并没太在意。几天前，当他将这部书稿真正放到我案头之时，我颇为欣喜和惊讶。欣喜的是文奇学有所获，不负众望；惊讶的是，在鲁院文奇学习任务繁重，除了这本书，他还创作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，他哪来的时间和精力？于是，我放下手头所有的活计，迫不及待地阅读起来，渐渐地我被这本书牢牢吸引。这部散文随笔集写得有点另类、有些与众不同。这本书采取了日记体，以作者自身为主线，一天一记，全景影像般、立体式地介绍文奇在鲁院高研班的学习、生活状况。全书大致分为三个方面，一是写了作者自己在鲁院的经历、以及所作所为、所思所想；二是学员的研讨发言和鲁院论坛等相关活动的情况摘要；三是授课老师的介绍以及讲课内容的要点。“观一斑略知全豹”，看了这本书，从中不仅了解到了鲁院“高研班”的学习情况，而且也得到了许多新颖的文学理论和观点的启迪。多年来，我身边有不少文学爱好者向往鲁院，但由于名额所限，无法前往培训学习。因此，大家渴望了解鲁院以及高研班的一些情况。文奇来自基层，清楚基层文学爱好者想知道什么、了解什么，因此，他这本书似乎就是专门为那些怀揣文学梦想、渴望成为作家的文学爱好者们精心打造的。

读了文奇的这部书，我进一步加深了对文奇的了解。

首先，文奇不仅爱他的企业，也深切炽热地眷恋着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洛阳。在开学做自我介绍时，他对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们讲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洛阳牡丹甲天下，文奇来自中石化。”读到此，我笑了，感到很亲切也很欣慰。我到鲁院看望文奇时，正值他们高研班和《诗刊》常务副主编商震一起组成“同行诗社”，开展“母亲节手电筒诗会”活动，他们真诚邀请我参加。从他老师和同学的口中，我听到了大家对洛阳文坛的熟悉、对洛阳市作协良好的评价，想必这些都是文奇做的宣传。同时，我感觉文奇爱家乡、重感情。他在

书中写到：“离家两个多月了，在千里之外得到老家人的盛情款待，听着纯正乡音，诉说家乡事情，我一度恍惚真有点在家的感觉，酒不免就多了点。饭后，他们两口子又坚持把我送到地铁口。下地铁站时，嫂夫人用洛阳话和我道别，一刹那，眼泪又莫名涌了出来。含着眼泪，向他们鞠躬道别。”无情未必真豪杰，读到此处，我颇有感触。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，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”，一个人，要有归属感，如果没有了故乡、没有了朋友，那么，他的精神世界和心灵家园将会严重缺失。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。只有不忘初心，才能砥砺前行！

其次，文奇的创作毅力让我钦佩。文学的道路，充满了坎坷和荆棘。文学创作纯属个体劳动，是一个很自我的工作，没有谁逼你去创作，写作者需要自我加压，与自身的困苦、懒惰、犹豫、彷徨等因素做斗争，这个过程，与鲁迅先生所说的“无物之阵”相类似。要想赢得读者，必须先要战胜自己。而创作毅力，是作家战胜自我最有力的武器。在短短四个月间，除去正常学习和创作时间，文奇撰写了这本近25万字的书，实属不易。他在书中讲到：“整理学习笔记非常艰苦，过程枯燥繁琐。老师一堂课发言的字数大多在15000至20000字之间，我先要把这些内容在电脑上打出来，再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删减。而我仅会拼音打字，每分钟只能打出30来个字，笔记整理得比较慢。除上课外，我尽量减少外出，独自在宿舍整理笔记。晚上每每整理告一段落时，大都已至凌晨一两点钟；还有几次，抬头一看，窗外已是大亮。这样的情况，从来鲁院以后基本如此。两个月了，或许过了热情期，自己感到身心俱疲，加上常常上火，口舌生疮，嗓子红肿，吃饭难以下咽，每每躺在床上，就如掉进了万丈深渊。”对于文学创作者来讲，点灯熬夜、通宵伏案的滋味大都经历过，但一直坚持数月天天如此，人数恐怕就有限了。“业精于勤而荒于嬉，行成于思而毁于随”，文奇对文学的这种勤奋和坚韧，实在让我佩服，但同时我也希望文奇更要保重身体。

第三，文奇是个十分富于情感和念情感恩之人。书中自始至终倾注了文奇的款款深情，前前后后皆流露出感恩之意。他谈到了对自己父母和家人的感恩，对培养他的洛阳石化、中国石化的感恩，对鲁院、老师和同学的感恩，对到鲁院看望他的领导、朋友们的感恩，对天地间、世界万物的感恩。书中他写到：“自己早已过了不惑之年，岁月不仅染白了头发，而且也赠予了人生的酸甜苦辣。在时光更替中，自己的天性似乎并没有被改变——富于感情、容易

怀旧、感恩念情反而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日益加深了。我很多次地站在宿舍的窗前，面对西方的天空，久久地看着夕阳余晖中，万物都沐浴着阳光的脉脉温情，心生无限感慨。很多天来，尽管是我一个人在宿舍里渡过了漫漫长夜，但我内心深处从没有感觉到过孤单和寂寥，不管我是困乏还是劳累，不管我是忧愁还是欢乐，我的心底里始终有光明存在，有希望向我招手。我常常觉得亲人、朋友、领导都在陪伴着我。我常与他们进行对话，常看到他们对我发出期待而温润的眼神，我在心中向他们保证了无数次，一定要用好的作品来回报大家的关爱！我打开窗户，夜幕中的北京小雨淅淅沥沥、飞飞扬扬，打湿了远处飘来的灯光，送来了稍有腥味的泥土气息。我伸出手去，在这湿润的世界里迎着上苍对我的恩赐，接纳着黑暗中那属于我的片片光明。”万事德为先，做文，先做人。意思就是，一个人、特别是一个作家，首先要具备良好的思想品质。而感恩念情、知恩图报正是做人重要的品质之一。古人云：“鸦有反哺之义，羊知跪乳之恩”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
第四，文奇是个乐意奉献、敢于作为、勇于担当之人。在市作协日常工作中，文奇强烈的责任心和不折不扣的执行力，大家有目共睹、有口皆碑。在这本书中，也体现出了他的“一诺千金”。在后记中他讲到：“在即将奔赴鲁院的前夕，文友为我饯行。大家对我讲：你到鲁院后，要做好学习笔记，等你归来，我们要阅读你的笔记。要知道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向往鲁院，鲁院也是我们大家的梦想。对此要求，我当即应下了。因为没有谁比我更了解他们，没有谁比我更清楚基层文学爱好者对学习的渴望。”答应下来只是一句轻飘飘的话语，但要把这句话语落实下来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。“自己仅会拼音打字，进度很慢，长时间坐在电脑前，腰椎、颈椎和肩膀又困又木；还有眼睛，盯屏幕时间过长，苦涩酸痛，严重时只能眯着个眼缝看屏幕。”尽管如此，文奇还是坚持了下来，他不仅带给了文友们一份合格的学习记录，而且也为广大的文学爱好者打开了鲁院的一扇窗。我国近代历史上杰出的新闻记者、政论家邹韬奋先生曾经讲：“真正进步的决不以‘孤独’‘进步’为已足，必须负起责任，使大家都进步，至少使周围的人都进步。”从这个角度看，文奇的这部书确实反映出了他心中有一份大爱和责任。

掩卷深思，心仍激荡。除品悟文奇之心性、之情怀外，我也陷入了对当下时代、当下文学的感慨。

今年11月30日，我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，亲耳聆

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。谈到文艺创作时，他说：“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。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，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，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。”他同时希望作家要“胸中有大义，心中有人民。肩上有责任，笔下有乾坤。”写出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优秀作品。

时代在前进，文学也在不断完善。每一个时期，文学的“当下”和语境都在变化。当代，在创作思想上，我们如何用文学的经验和叙述穿透生命、穿透心灵、刺穿灵魂？如何用文学完成自我审判、自我救赎？如何树立探寻真理和生命真谛的心性和勇气，并以自己的方式去挖掘人性的本质，找到苦难的根源，揭示燃烧在残酷无底深渊中的人间至爱？如何在历史的纵深之外，再有国际视野的宽度，从世界的思潮异动和历史的这个坐标考量把握当下的中国，刮去水面上越积越厚的油花，显示出被遮蔽了的人性真相？如何寻找、发现和看到当今中国人心灵的幽微之处，辨认出我们自己的模样，触碰唤醒灵魂阴影中的那片存在与经验的碎片森林，进而讲好我们的“中国故事”？在创作技术上，如何处理好经验的叙述和情景的描述？文学叙写中“虚”“实”如何转换？如何将生活的“真实”转化为艺术的“真实”？如何实现语言和语境的文学“在场”？如何把乡土文学的写作经验恰如其分地运用到当代“城市文学”的发展进程？如何适应目前反抒情、多思辩、突破常规的写作实践？现代审美范式的转变、突破二元对立的精神体验，在构架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时，在赋予新内涵的书写场域中如何呈现？等等，等等。

这些基层作者困惑的、急需了解的、能够提升眼界、拓宽视野的文学问题，尽管这本书中没有明确给出答案，但通过阅读这本书或许会使大家灵光一现，得到一些启发和启迪。至少，我读了文奇这本书稿之后就产生了以上的联想。

文学是神圣的，也是纯粹的。文学中无论是长河落日、大漠云烟，还是春风化雨、春光迤迳，最终都要指向心灵的叩问，灵魂的升华。

《诗经》讲：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互相借鉴、触类旁通，是文学创作的基本能力和基础手段。希望文奇这本书，能对更多的文学作者、文学爱好者，在提升自我创作水平和写作技巧上带来启迪和帮助。我想，这应该也是文奇先生创作这本书的初衷！

2016年12月8日

（作者系河南省作协理事、洛阳市作协主席）

序二

打开鲁院的另一扇窗

◎ 朱旻鸢

没写过序。也没考虑过这东西应该怎么写。文奇兄让我写，于是我就写了。

我和文奇是同学。本来不应该。他大我十来岁，女儿都快大学毕业了，我女儿才刚上小学。他是中国石化系统的作家，工作生活在国色天香的河南洛阳。我在军队服役，“蜗居”于北京西山八大处的高墙大院里。本来是素昧平生的，但因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九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，我们成了同学，一起到了鲁院，而且还分在一个组。后来选组长，他又当了我们的组长。再后来选班长，我又当了他的班长——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“钦点”我写序的原因，或者之一。我是班长，好像能代表谁。其实我谁也代表不了。进入21世纪都16年了，连幼儿园里的孩子都不喜欢自己被别人代表，更何况一群性格峥嵘、个性突出的作家。54个作家就是54个大脑和54张嘴，要选一个代表，恐怕不容易。我充其量只能代表自己，聊一聊那时的事情，聊一聊这部书稿。

我们是2016年3月份入学的。刚开学，我便听文奇讲，正在用文字记录自己在鲁院的学习和生活。但是，我没有想到他会记录成这样。

来鲁院学习的都是作家，作家用自己的笔（或键盘）记录、书写鲁院的生活，是难免不了的。自2002年起，仅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就已经办过二十九届了，我想这类文字不是汗牛充栋，也是落落大满了。就本届而言，我知道在写的就不少。陕西的徐祯霞到鲁院第一天就开始写。因为到鲁院第一天她就丢了钱包，更因为她在第一天丢失的钱包又在第一天找了回来，就有感而发写了个散文，表扬拾金不昧的工作人员。写诗的就更多，湖南的陈夏雨每天都要写好几首关于鲁院的诗，发在微信朋友圈里，经常造成刷屏。

写日记、随笔的恐怕也不会少，听说早就有学员正式出版发表过《鲁院纪事》、《鲁院日记》之类。

但像文奇这样写的估计没有。

文奇的这本书，和一般的散文体、随笔体以及日记体文本都不大相同。他从更广的角度和纬度，全景影像般、全面立体式地描述了一个高研班学员在鲁院的学习和生活，视角更为宽广，内容更为新颖，可以说，他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鲁院的另一扇窗。

这是一种有情怀的书写。从这部书稿里，我能读到他时而奔放、时而内敛、时而深刻的多种情怀。首先，有他对亲人们的爱。书中有许多涉及家庭和亲人的内容，这些被许多作家当作“个人隐私”的东西，他毫不忌讳，家长里短，津津乐道。他写自己的父亲，写自己的妻子，写妻子的“五笑”，写自己对妻子笑容的感受：“对于妻子的笑，我是很在意的，暗地里会把她笑的多少，看作是我能够给予她幸福的多少。每每看到她发出真心的笑容，我心里也会无比满足，暗自得意。我们的生活和社会底层的大多数人一样，平日中也会有诸多的不如意，如果她多天少有笑容，偶尔出现那么一次会心一笑，这个笑脸就会迅速刻到我的脑海，即使到了晚上，睡觉前我还会再次回味，甚至到第二天、第三天我还能嗅出这种笑的余香。”这段文字让我动容。文奇对亲人的感情是真挚的。不像有的作家，连自己的父母、老婆都不爱，却口口声声爱全人类。文奇爱不爱全人类我不知道，但从他的文字里我可以看出，他真诚地爱着自己的家人。

其次，我读到了文奇对工厂的爱。他写到：“他在炼塔下行走四十二年。从这座炼塔，迈向了那座炼塔；从这个工厂，走到了那个工厂。他满身都是炼塔的气息、炼塔的印痕，从里到外、从上到下。他用炼塔吃饭，用炼塔穿衣，用炼塔看病，用炼塔学习，用炼塔恋爱，在炼塔中老去。即使当年的结婚证，都是用炼塔砸出的红印印。后来，他又在炼塔下生了儿子，用炼塔把儿子培养成大学生，到最后把儿子又托付给了炼塔……”文奇来自中国石化，工厂的印记深深地烙在他身上。他对工厂的爱，既是直接开放的，也是赤诚热烈的。目前，中国已有上亿的产业工人，在这个硕大的群体中，一个企业、一个家庭、一个工友，他们日常的喜怒哀乐、平凡中的甜酸苦辣，都折射着锐意前进的时代光芒，都反映着绚丽多彩的人性光辉。我坚信，在今后的日子里，文奇会和许多产业作家一样，会用自己的笔和心灵去描写普通的工人，去描绘新时期中

国宏大的工业发展，去讲述他心中的工人、工厂和工业的故事。

第三，文奇爱文学、爱同学、爱老师、爱鲁院。关于文学，他写到：“尽管为了生计，关注文学的人是越来越少，但是，还有那么一些人，就像我们，始终没有放弃对文学的热爱，生活越是艰难，心底的文学呐喊就越发坚强，如赤子之心，生死相随！”；关于同学，他写和他一起打乒乓球的球友：“特别是打球的动作，手法有仙人指路、有白鹤亮翅、有猿猴摘桃，腿法有躬身箭步、有蹲身马步、有退身碎步，好像两个舞蹈演员在做肢体表演，使人忍俊不止。”；关于老师，他写到：“在我没来鲁院之前，鲁院是自己的梦想，觉得高不可攀。对鲁院的老师，认为他们个个都是厉害角色，肯定是清高和牛气的。但到鲁院后，方知自己原来的想法是错误的，鲁院上至院长下至普通老师，大家都显得格外亲切随和，和我们学员相处得融洽愉悦。”；关于鲁院，他写到：“一般情况下，郝随穗唱《拉手手亲口口》腔调是欢快的、喜悦的，但今天晚上，我们唱得却是苍凉悲壮。一遍唱完了大家接着再唱，连续滚动着唱，不停地唱，尤其是唱到‘想你呀真想你，实实在在地想死个你’时，大家眼泪汪汪，夺眶而出。我明白大家的心事，他们和我一样。我亲爱的鲁院，马上就要离开你了，在今后的日子里，我们会记你一辈子的，你也会想念我们吗？”……他写的这些人我都熟知，他写的这些事我大多亲历过，就像小时候听过的那首歌：“有过多少往事，仿佛就在昨天；有过多少朋友，仿佛还在身边。”但他的叙述依旧带给我一些全新的感受，勾连起一些业已淡化的情愫。因为里面的每一句话，都散发着文奇炽热的情感，能让我明显地体会得到他对生活与人生充满了脉脉的温情。

第四，文奇还有悲天悯国的大爱。外地的作家来了北京，一般都是去长城、香山、颐和园，独他去了菜市口。那是古代杀人的地方。到了菜市口，他写到：“100多年过去了，谭嗣同如果能够看到中国目前的发展和变化，不知他会怎么想、会有何感受？无论他如何感受，但我站在‘菜市口’这一坚实的土地上，分明感受到，宽阔的马路上散发着他的气息，奔流如潮的车海里涌动着他的气息，钢筋铁骨的高楼中蕴含着他的气息，这花丛中有、轻风中有、白云中有，这片宏阔的蓝天之上也有！”文学是神圣的，作家必须有高于普通大众的精神境界，必须有“庙堂之高、江湖之远”的天下情怀。我想如果真在天之灵，谭嗣同能够看到这段话，当会含笑九泉。

这本书中，相当一部分是文奇记录整理的老师简介和讲课要点。现在的

人都浮躁。作家更是。我有颈椎病，每次坐上半个小时就开始摇头晃脑，从头到尾都认真听讲的课不多，笔记更是不全，遇到不喜欢的课，干脆一个字都不记。文奇显然不是这样。从这部书稿足以看出，他每堂课听得有多细，记得有多细。这种虔诚令我感动和汗颜。尽管他记录整理的讲课要点，是他自己学习和消化后的观点，不是老师授课的全部，但读者管中窥豹，也会受益匪浅，大有裨益。

同时，这本书中还讲述了高研班作品研讨会及相关活动的情况，特别是收录了部分学员的研讨发言和鲁院论坛发言人员的观点，一定程度上，使得读者更为集中、直观地了解到不同地域、不同年龄、不同层次的鲁院学员和国内一线作家、文学评论家的创作思想和理论深度。这方面文奇做得非常细致，难能可贵。文学创作既要有坚实的生活基础，但也会有很多虚化和自由度，不是听一次发言就能迅速提高了的。不过，“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”，关键时刻的一次醍醐灌顶和豁然开朗，也会适时打开自身创作的另一片天地，使作品向外延伸出更为广阔的空间。我想，这或许是文奇收录这些发言的初衷。再者，我在书里还读到了文奇创作的艰辛，读到了其顽强刻苦、坚忍不拔的创作精神，这对于广大基层文学爱好者来讲，也是十分励志并需要给予尊重的。

最后，我想对读者说，鲁院提出了“到鲁院，知中国。”同样的，大家如果读了文奇的这本书，就能大致体会到鲁院高研班，至少是我们“鲁二十九”的学习和生活状况。当然，文奇讲的也不是全部，还有许多有趣的细节和有意义的事情，被他有意无意地遗漏了。这些遗漏可能会出现在其他同学的其他作品里。这也让我充满期待。

作为“鲁二十九”的一员，我还是要感谢文奇兄，感谢他辛勤的付出，极近详细地记录了我们共同的123天。如果“鲁二十九”哪天出了“名人大家”，要写回忆录之类的，这本书当是最好的参考资料。即使出不了“名人大家”，不写回忆录，没事拿出来翻翻看看，也很有意思。试想，等我们都老了，许多的大人物、大事件都从记忆中消失了，我们却还能凭着这本书清晰地回想起这123天里的许多小事和琐事，这未必不是一件比出“名人大家”更加美妙的事。

2016年12月8日

（作者为原北京军区文艺创作室创作员、鲁二十九高研班班长）

第一天

2016.3.14 星期一 晴天

鲁院的第一天是从下午开始的。

2016年3月14日，是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九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报到的日子。我从洛阳赶到北京，到鲁院时已是下午两点。在报到大厅，一眼把我认出来的是班主任张俊平老师，因为我进大厅后听到他喊了我的名字。有点吃惊，由于通过几次电话，我马上意识到站在那排报到桌后面的他，可能就是我的班主任。交流之后，果不其然。

俊平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：很年轻，30岁上下；中等个头，身材适中，四方脸庞，白皙面孔，浓眉大眼，戴着一副眼镜；说话不急不缓，举止温文尔雅，既透着文人气质和青春气息，又显得稳重大方、富于涵养。

办了入学手续，电梯到6楼，进入属于我的606宿舍。我扫视房间，入眼就看到了矮柜上学院给我们准备的一个印着“鲁迅文学院”的黑色手提包。把行李放到地上，马上打开这个手提包，里面有个落款“鲁迅文学院”的笔记本，还有两本书，书名是《我的鲁院》和《如歌岁月》。简单浏览了两本书，我继续搜寻着这个宿舍。在电脑桌的抽屉里，我看到了传说中的那个笔记本——《记忆册》。早就听说，鲁院的每个宿舍，都有一个笔记本，凡是来此学习在此宿舍居住的学员，要在上面为下一个来此学习住宿的学员留言。

《记忆册》是线装的笔记本，封面为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放大截图，颜色褐

黄，既有古色古香的韵味，又彰显厚重的历史感。我很喜欢，迫不及待地打开。扉页上印着3行字：继承、创新，担当、超越——606记忆。笔记本里正式的记录是从2011年开始的，共有17个人，写有20多页，写得最多的有两页，最少的仅4个字，写的内容或是自己在鲁院的学习感受，或是对后来者的寄语。我坐下来，一页页翻看着大家的留言，觉得既亲切又感动。亲切的是，我也将成为他们中的一员，将与他们结为姊妹兄弟，在今后的岁月里，我们或许不能见面，但必定会并肩前行；感动的是，他们留下的字里行间让我有一种触及灵魂的激情与冲动，深切地感受到了他们血脉跳动的铿锵和磅礴。为此，我眼睛湿润了，甚至还听到了自己咚咚的心跳声。

我模糊地望着窗外，窗外无限光明。

我的文学朝圣之旅，就在这无限光明中缓缓拉开了大幕。随即，对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：吴文奇在鲁院的“激情岁月”开始了！

第二天

2016.3.15 星期二 轻度霾

昨天晚上，我见到了高中同学来宏伟。他是我们洛阳市吉利区信访局的局长，“两会”期间在京执行任务，听说我来了北京，就辗转一个小时来鲁院看我。他乡遇故人，我们当然兴奋。加上老同学对我能上鲁院进行了一番恭维，自己也着实受用，小有高兴，痛痛快快地喝了一顿酒，上床睡觉时已过了夜里零点。

但今早5:46就起床了。睡不着，也不敢睡，因为我的鲁院同学陈夏雨昨晚在微信朋友圈发的那首小诗砥砺了我。他也是感怀宿舍那个《记忆册》，诗中最后3行是：“正如文学的希望，我们来了，千枝吐绿、万树开花！”一早醒来，这首诗就浮现在我的眼前。这是鲁院呀，我来这里是睡觉的吗？在我梦想的文学殿堂，面对同学们如此的创作豪情和学习劲头，我还敢睡吗？文学的道路是曲折而漫长的，不努力必定会被同道甩到后面。勤能补拙，笨鸟先飞，我必须早起！

早晨的鲁院是宁静的。楼前水池里那群鱼好像还没有睡醒，静静不动地漂浮在一起。水池旁边的树丛中不少玉兰开花了，花朵还不算太大，红白相间，淡雅清新，高雅从容，不艳丽、不媚俗。再有几天就是春分时节，或许这些白

玉兰，就代表着鲁院的春天？我眼中仿佛看到了那个叫玉兰花的仙子，双手在头顶拉着翠绿轻盈的春天，慢慢地遮盖了鲁院。

院子里的小树林尽管不大，但也尽显生机勃勃。树林里或小径边有许多文学大师的雕像，沈从文、闻一多、丁玲、老舍等，当然最引人瞩目的还是鲁迅先生的雕像。先生的雕像是一颗钢铁焊铸的头颅，头颅上最有特点的是先生的脸面，他只有一只眼睛。我仰望着他，或近或远地与他对视，慢慢地感觉他产生了一种神奇的力量，仿佛只用一只眼睛就能把我看透，就能把这个社会看穿。

绕院子一周，我来到了鲁院南面的中国现代文学馆。静静矗立的文学馆，在清晨的霞光中更显得典雅和大气。它的对面，是巴金先生题词的迎门石。两者相对，似乎在说些什么。是巴金先生在诉说他在巴黎为什么写《灭亡》？还是文学馆在讲述读完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后的感受？

今天，上午10点安排的课程是入学教育。鲁院教研部郭艳主任主持，邱华栋和王璇副院长参加。王院长首先介绍了鲁院的基本情况；其次是邱院长做入学动员报告；再次是负责物业管理的同志对宿舍管理、餐厅管理、电器使用等进行了说明；最后是观看介绍鲁院发展的纪录片《文学殿堂，创造辉煌》。

下午两点，我们准时上课，内容主要是开班会。班主任张俊平主持，王院长和教研部郭艳主任及其他相关老师在座就听。班会有三项议程：一是同学们进行为时一分钟的自我介绍，二是郭艳主任介绍学院为我们“鲁二十九”（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九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简称）4个月学习的安排和考虑；三是班主任张俊平对相关课程、活动及学习纪律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。

在自我介绍环节，轮到我时，因坐在后排，我就起立并端起印有我名字的桌牌，对大家先念了一首打油诗：“洛阳牡丹甲天下，文奇来自中石化。鲁院要当三好生，共同进步你我他！”老师和同学们都笑了，大家都看着我，我继续讲：“各位老师、同学们，下午好！我叫吴文奇，来自中国石化作协，工作单位是中国石化洛阳分公司，兼职洛阳市作协副秘书长和洛阳石化企业的文联、作协等工作。尽管自己的小说和散文分别获得过中国石化系统内的奖项，但是，自己的创作思想封闭，作品很少走出中国石化。这次到鲁院就是抱着要当‘三好生’的态度来的，这‘三好’就是：‘好好听课、好好学习、好好写作。’我的励志格言是：让时代在文学中传扬，让文学在时代中不朽！”尽管

我的自我介绍不算特别精彩，但赢得了大家的掌声。

还有个细节，也得说明一下。上午9点多，重庆同学徐庶来到了我的宿舍，他带来了家乡的特产桃片糕，同时还送了我他近期出版的一本诗集《骨箫》。在他的诗集中，全是2015年在《诗刊》《诗选刊》《星星》等国内一线刊物上发表的作品，看得出来，徐庶是一个勤奋的诗人。同时，他的创作水平也是相当高的，因为《诗刊》副主编李少君、《诗选刊》社长简明、《星星》诗刊主编龚学敏、《诗林》主编潘红莉等人专门为他题词推荐，著名鲁奖诗人李元胜先生为书作序……我感觉自己压力山大，原来的那种来鲁院学习的自豪感荡然无存，要想和这样的同学比肩实在不易。鲁院呀，我不是来镀金的，我是来您这个大熔炉里锻炼的！

第三天

2016.3.16 星期三 轻度霾

昨晚把妻子从北京西站送走返回鲁院时，已经夜里11点了。妻子觉得我的行李多了一点，也不放心我在鲁院的起居，我也有心让她到鲁院看看，分享一点我的快乐，遂同意她请假两天，和我一同来到北京。到鲁院后，她把我宿舍里外全部打扫一遍，把床铺铺好，把衣服在橱柜里摆放好，也整整忙活了半天。第二天我上课时，她又到街上给我买来了口杯、洗衣盆等日用品，对我的关心无微不至。昨晚返程时，我送她到北京西站。分别时，她多次告诫我，一个人在外学习，要注意身体，身体是本钱。实际上，我是有点儿舍不得让她这么短时间就走，但又有什么法子呢？我要学习，她要上班。

今天上午没有课程，大家自由活动。吃完早饭，和江苏盐城的邓洪卫同学走出鲁院大门，在马路上散了一圈步，就赶紧回到宿舍，准备继续写我的文稿。来鲁院之前，身边一些文友请我用文字把在鲁院的学习、生活情况记录下来，好让他们看看，因为鲁院是大家共同的向往，他们也想多一些了解。对此，我完全理解，以往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因此，在来京的路上，我就计划着把每天的学习情况进行整理，写下自己的所思所想。但是，现在微信却一直响个不停。这两天，班里组建了“鲁院第二十九届高研班”微信群，同学们陆续进群了，都沉浸在能到鲁院学习的兴奋之中，同学之间互相问候的，和老师进行交流的，喊叫着分发自己从老家带来的特产的，还有在群中发红包的，总之，

一天到晚响个不停。想静音吧，又怕不能及时看到群里的通知，耽误了事情。后来，看到群里湖南长沙的余海燕同学让大家到她的宿舍拿纪念品，就干脆停止了写作，拿纪念品去了。

到了余海燕的宿舍，看到她给每个同学都带了一个陶瓷茶叶罐。茶叶罐有两个成年人的拳头大小，灰蓝相间，盖子还是包布的，漂亮精致。不过，当时罐子摆满了宿舍的地面，她正蹲下一个个把罐子套进包装袋里。见此，我赶紧过去帮工。后来新疆兵团的张芹同学来了，也一起帮忙。整理完毕后，拿着人家送我的陶瓷茶叶罐，想着这几天收到的各种特产，小有高兴。江西瑞金的朝颜给同学们每人送了包薯片，海南的吴开贤每人送了两个芒果，重庆的徐庶每人送了一盒桃片糕，宁夏的赵峻每人送了袋枸杞子，湖南的陈夏雨每人送了一小罐坛子肉和霉豆腐，等等。看来，我们同学中大方之人不少呢！大家的这种情分，我打算用我这部随笔作品来回报他们。

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又碰到了鲁院办公室的孙吉民主任，班主任张俊平给我讲，孙主任的乒乓球技术在鲁院是最好的。早上吃饭的时候，就是和孙主任一桌，当时他问我：“你是吴文奇？听张老师讲你打听鲁院有没有打乒乓球的高手？”我说：“是，我来的时候问过张老师，张老师说你的水平是鲁院最高的。”孙主任说：“不行，不行，我的水平不行。”由于我来吃饭时间晚，他的早餐已用完，说完这两句话后他就匆匆上班去了。谁知中午吃饭又碰到了一起，故此，我们相约吃完午饭，共同切磋一下球技。

鲁院的乒乓球室在负一楼的餐厅外面，乒乓球台是大彩虹的“红双喜”，很棒。彩虹乒乓球台，是上海的“红双喜”为2003年巴黎世乒赛专门设计的。此后，世界乒乓球进入了一个器材剧烈变革的时代。孙主任的乒乓球技术很不错，手感好，动作规范，特别是比赛时心态沉稳，不惊不躁。我们两个打得很激烈，也很尽兴。但是在中午，怕影响他人休息，玩了一会儿就停止了。“两情若是长久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”，在鲁院学习4个月呢，打球有的是时间。

下午两点，我们开班会。内容主要是分组讨论，选出自己的组长。我分在了班里的第四组，侧面了解一下，组里的同学个个可谓国内文坛龙虎。他们分别是：

俞胜，中直机关选送；中国作协会员，中国作协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编辑，安徽桐城人，科学技术哲学硕士；作品入选《新实力华语作家作品十年选》《中国散文排行榜（2014）》等多家文学选本；曾获安徽省首届鲁彦周文学奖